

中 | 华 | 国 | 学 | 文 | 库



资治通鉴 一

〔宋〕司马光 编著

〔元〕胡三省 音注



中 华 书 局

中 | 华 | 国 | 学 | 文 | 库



资治通鉴

一

〔宋〕司马光 编著

〔元〕胡三省 音注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治通鉴:全12册/(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3.12

(中华国学文库)

ISBN 978-7-101-09857-0

I.资… II.①司… ②胡… III.中国历史—古代史—编年体 IV.K2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7680号

书 名 资治通鉴(全十二册)

编 著 者 [宋]司马光

音 注 者 [元]胡三省

丛 书 名 中华国学文库

责任编辑 李 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259 $\frac{3}{4}$ 插页24 字数7500千字

印 数 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857-0

定 价 620.00元

中华国学文库出版缘起

《中华国学文库》的出版缘起,要从九十年前说起。

1920年,中华书局在创办人陆费伯鸿先生的主持下,开始编纂《四部备要》。这套汇集三百三十六种典籍的大型丛书,精选经史子集的“最要之书”,校订成“通行善本”,以精雅的仿宋体铅字排印。一经推出,即以其选目实用、文字准确、品相精美、价格低廉的鲜明特点,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人研治学问、阅读典籍的需要,广受欢迎。丛书中的许多品种,至今仍为常用之书。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倡导系统整理中国传统文献典籍。六十餘年来,在新的学术理念和新的整理方法的指导下,数千种古籍得到了系统整理,并涌现出许多精校精注整理本,已成为超越前代的新善本,为学界所必备。

同时,随着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快速发展,全社会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国学,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让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得到继承和创新,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和弘扬,普惠全人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当此之时,符合当代国民阅读需要的权威的国学经典读本的出现,实为当

务之急。于是,《中华国学文库》应运而生。

《中华国学文库》是我们追慕前贤、服务当代的产物,因此,它自当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一、《文库》所选均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最要之书”。举凡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科学、艺术等各类基本典籍,只要是公认的国学经典,皆在此列。

二、《文库》所选均为代表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的“最善之本”,即经过精校精注的最有品质的整理本。其中既有传统旧注本的点校整理本,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也有获得学界定评的新校新注本,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总之,不以新旧为别,惟以善本是求。

三、《文库》所选均以新式标点、简体横排刊印。中国古籍向以繁体竖排为标准样式。时至当代,繁体竖排的标准古籍整理方式仍通行于学术界,但绝大多数国人早已习惯于现代通行的简体横排的图书样式。《文库》作为服务当代公众的国学读本,标准简体字横排本自当是恰当的选择。

《中华国学文库》将逐年分辑出版,每辑十种,一次推出;期以十年,以毕其功。在此,我们诚挚希望得到学术界、出版界同仁的襄助和广大读者的支持。

中华书局自1912年成立,至今已近百岁。我们将《中华国学文库》当作向中华书局百年诞辰敬献的一份贺礼,更是向致力于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实现复兴大业的全国人民敬献的一份厚礼。我们自当努力,让《中华国学文库》当得起这份重任,这份荣誉。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0年12月

标点资治通鉴说明

资治通鉴是我国著名的古典编年史。作者司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年）和他的重要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根据大量的史料，通鉴采用资料，除正史以外，所采杂史多至二百二十二种。花了十九年的时间，才把从战国到五代（公元前四〇三—公元九五九年）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编写成年经事纬的巨著。

通鉴一向为历史学者所推崇，有很多人摹仿它，写成同样体裁的编年史；它在祖国的历史编纂学上曾起过巨大的影响。固然由于时代局限，这部古典历史著作已不能满足我们现在的要求，但司马光等人毕竟在收集史料、考订事实、编排年月以及文字的剪裁、润色等方面下过一番工夫，它仍然是祖国文化遗产里的重要典籍，因此有必要把它标点重印出来，以供学习历史的人们做参考。

通鉴自从宋朝以来，有很多刻本。这次标点排印的是根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因原刊本已不易购得，只好用胡刻本来代替。原因是：这个本子有元朝著名学者胡三省的注文，对于阅读通鉴有很大的帮助；它把司马光的考异散注在正文之下而不单独刊行，阅读起来也比较方便。而且章钰曾根据胡

刻本校过宋、明各本，并参考了以前人校过的宋、元、明本记录，写成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现在我们根据同一刻本标点排印，便于把章钰的校记择要附注在正文之下，这样，宋、元、明各本的长处就汇集在一起了。

标点之外，我们也增添了一些校注以及其他方面的加工，兹分述如下。

一、标点、分段

除破折号（——）、曳引号（~~~~）和疑叹号（?!）以外，其余一般现在通用的标点符号，在标点这部书时都使用了。有些用法，需要在这里说明。

（一）人名标号

凡谥号、尊号，不论名词长短，一律加标号，如“太祖高皇帝”、“文惠皇后”、“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元子伊利居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

非真实姓名而习惯上已用作一人私名者，加标号，如“圯上老人”、“角里先生”、“赤松子”、“南郭先生”。

爵名如“齐王”、“魏公”、“淮阴侯”、“新沓伯”、“贡符子”、“奉春君”之类，在爵衔之上有的冠以地名，有的冠以封号，为求统一起见，一律于爵衔之旁加标号。惟如“魏主焘”、“燕主儁”之类，因“主”字为泛称，故不加标号。

有的人名和官名，习惯上往往连在一起称呼，则作为一个名词，连同官名加标号，如“师尚父”、“王子比干”、“司马穰苴”等是。也有在人名之上加封爵的，则分别在封爵与名字之旁加标号，如“屈侯鮒”、“嵬王诃”等是。

（二）地名标号

凡地名，不论所指区域大小，一律加标号，如“中华”、“浙江”、“山南道行台”、“广通渠”、“临春阁”、“南内”。

“河”如果专指“黄河”，“江”如果专指“长江”，也加上标号，一般泛称江河，则不加标号。

凡民族专名，同地名一样的加标号；但有时民族专用名词变为普通名词，则不加标号。如“胡”专指匈奴，“蕃”专指吐蕃，加标号；一般泛称的胡番，不加标号。

（三）代名标号

朝代名有时加次序、方位及统治者的姓氏以示区别于其他同名的朝代，则连同所添之字加标号，如“前汉”、“后汉”、“西晋”、“东晋”、“曹魏”、“拓跋魏”、“李唐”、“后唐”、“南唐”。

（四）书名标号

凡简称的书名，如“五代志”、指隋书中的某一志。“旧传”，指旧唐书中的某列传。仍加书名标号；简称书的作者及其所作之书，如“班书”、指班固汉书。“班志”，指汉书中的某一志。则加人名标号及书名标号。

歌舞名词，加书名标号，如“五夏：昭夏、皇夏、诚夏、需夏、肆夏。二舞：文、武二舞。”

（五）引号

凡比较特殊的事物加引号，如“杨素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容战士八百人；次曰‘黄龙’，置兵百人。”

一般人常说的成语也加引号，如“文士元万顷等常于北门候进止，时人谓之‘北门学士’。”

通鉴正文及考异引书，均加引号；胡三省注引书，一般

不加引号。

“臣光曰”、“汉纪曰”、“班固曰”等议论按语，低两格排，不加引号；论中引文，则加用引号。

（六）分段

原书一卷中每年提行，一年中依事分段，各空一格。现将年份独立成一行，顶格排印。年下纪事，每段一律提行，首行低两格排印，加标“1”“2”“3”“4”等号码，借以保存原来分段面目。至每事细为分段，则不标号码，表示是此次标点者所加。但胡刻分段，间有应空格而不空格，也有不应空格而误空格处，现在都纠正过来。

二、选录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作注

章钰以胡刻通鉴为底本，曾校勘过宋刊本通鉴九种，章钰简称为十二行本，甲、乙十五行本、十四行本，甲、乙十六行本，甲、乙十一行本，传校北宋本。参校过明刊本通鉴一种，即孔天胤本，章钰简称为孔本。并参阅张敦仁资治通鉴刊本识误、张瑛资治通鉴校勘记章钰以张校、退斋校代表以上二书。及熊罗宿胡刻资治通鉴校字记等书，写成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三十卷，校出胡刻通鉴中的很多错处；据章钰统计，胡刻“二百九十四卷中，脱、误、衍、倒四者，盖在万字以上，内脱文五千二百馀字，关系史实为尤大。”

我们把章钰书中的重要校勘都收入本书做注文（用新五号铅字排印，加一“章”字，并用括号【】括出，以示注文为此次所加，非胡刻原有），如卷一，页20，周安王八年“齐伐鲁，取最”句下，章钰根据宋、明刊本、张敦仁识误及张瑛校勘记诸书校出有“韩救鲁”三字，因在“最”字下括注：

章：十二行本“最”下有“韩救鲁”三字；乙十一行本

同；孔本同；张校同；退斋校同。

这是校出脱漏的例子。

卷一八三，页 4785，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十月，“李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密自雍州亡命，往来诸帅间……”章钰据宋、明刊本及张敦仁识误校出“雍州”为“雍丘”之误，因在“雍州”下括注：

章：十二行本“州”作“丘”；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

这是校出错字的例子。

卷二六，页 714，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虚间权渠单于将十馀万骑旁塞猎，欲入边为寇，未至，会其民题除渠堂亡降汉言状，汉以为言兵鹿奚鹿卢侯。”“言兵鹿奚鹿卢侯”汉书匈奴传作“言兵鹿奚卢侯”，章钰校宋刊本及张瑛校勘记也作“言兵鹿奚卢侯”，因在“鹿卢”下括注：

章：甲十五行本无“鹿卢”“鹿”字；乙十一行本同；退斋校同。

这是校出衍文的例子。

卷二四，页 664，汉宣帝本始三年，女医淳于衍夫“谓衍‘可过辞霍夫人（显），行为我求安池监。’衍如言报显，显因心生，辟左右，字谓衍曰：‘少夫幸报我以事……’”，“心生”二字不辞，章钰据宋、明刊本及张敦仁、张瑛二书校出应作“显因生心辟左右”，因在“心生”下括注：

章：甲十五行本二字互乙；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退斋校同。

这是校出颠倒错误的例子。

凡章钰所谓“脱误衍倒”的错误，我们一般只是把校文

注在正文之下，并不改正原文。只有比较重要的遗漏，才把它补作正文。如卷五，页132，胡刻于周赧王“五十一年”下脱“秦武安君伐韩，拔九城，斩首五万。田单为齐相。五十二年”二十二字，这样，正文便少了一年的历史，并把五十二年的事错为五十年的事。章钰据宋、明刊本及张敦仁识误校出这段脱文是非常重要的，故本书据以补入正文，并注明：

以上二十二字，胡刻本缺，据章校补；章氏系据十二行本、乙十一行本及孔本。

章钰把张敦仁识误、张瑛校勘记及严衍资治通鉴补校勘通鉴的异文而无别本可资印证处，列为附录，我们也选录了一些作注文（用“张”、“退”、“严”等字代表上举三书）。

章钰书里有一篇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我们把它放在第一册的前面，以便明了他的校勘过程和他用的是些什么本子。

还得指出，章钰校记和他所列的附录，有很多异文是不关重要甚而是错误的，需要大量删汰，例如：

卷二七三，页7444，后唐同光二年三月，“李存审……屡表求入觐”，章钰在“屡表”下的校文是：“十二行本‘屡’作‘累’”。这两个字在这句话里，意义没什么大差别，故不选录。

卷一〇六，页2817，晋太元十一年七月，狄道长苻登“秦主丕之族子也”，章钰附录严衍的改订是：“秦主坚之族孙也”。苻丕是苻坚的儿子，苻登既是苻丕的族子，自然就是苻

坚的族孙。故不选录。

卷二一〇，页 5588，唐先天元年八月，“乙巳，于郑州北置渤海军”，章钰在“郑”字下的校文是：“十二行本‘郑’作‘漠’……”，按唐代河北并无漠州，但有郑州，“郑”字不误，十二行本作“漠”反而错了。故不选录。

卷一三三，页 3495，刘宋元徽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阳王休范反……庚寅，大雷戍主杜道欣驰下告变……辛卯，休范前军已至新林。”章钰附录张敦仁识误说“寅”作“辰”。按通鉴这一段叙事，日期排得很清楚，由壬午而庚寅而辛卯，顺序也对。假如把“庚寅”改成“庚辰”，那就错了，因为庚辰是在壬午的前两天。故不选录。

我们在选录章钰书时，经过一番斟酌去取，因此，不少校文被删去了。

三、其他的加工

我们作了以下的加工：

（一）根据四部丛刊影宋本通鉴考异并参考了胡元常据万历刊本所作的校记，将胡刻本所附考异校勘了一遍，校出遗文十一条，并改正了若干误字和错简。考异原为单刊本，元刊胡注本散入正文，有的地方放得不合适，现在都依据宋本改正。

（二）凡胡刻一般明显的错字，如“刺史”误为“刺史”，“段规”误为“段规”，以及“羨”、“羨”不分，“汜”、“汜”无别等，均为改正；其字体写法歧异者，如“强”或作“彊”，“法”或作“灋”之类，都改归一律。又所有帝王名讳缺笔及封建性的抬头、空格之类，也统加更正。

(三) 凡胡注误文，不为擅改，而括注正字于误字之下，如卷一四，页 374，胡注将长安志的作者“宋敏求”误为“沈敏求”，则括注“宋”字于“沈”字之下。其有衍文、脱漏，也括注出来。如卷一〇四，页 2745，胡注：“北人谓父为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姓。”文义不明。考胡三省此段文字是采自李延寿北史，北史夏赫连氏传“谓”下有“胡”字，但文义仍不很通晓。再考北史是钞自魏收魏书，魏书铁弗刘虎传原文为“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在“谓”下括“胡”字，“为”下括“衍”字，意思才明白。

(四) 凡胡注缺文，可以据书增补的，则概加增补，并加括弧。如卷八五，页 2241，“刘昫曰：义阳……唐为”以下有空白数字，今据旧唐书于“为”字下括补“申州义阳县”五字。其无法增补的，则依据原书空格的多少，括注“原缺若干字”。

(五) 胡三省音注间有错误处，就我们所能知道的加以改正，并括注所改之字于原字下。音注有时错放了地方，也改正了。

(六) 通鉴以尔雅释天中岁阳、岁阴诸名词作纪年符号，但这些名词早已不通用。因此注上干支。如在卷一，页 1，周纪一“著雍摄提格”下括注“戊寅”二字，于“玄默困敦”下括注“壬子”二字。又在每年之下括注干支和公历，如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注出“戊寅、前四〇三”等字；这样，对于读者比较方便些。

这次标点是由十二位同志分担的，另由其中四位同志组成校阅小组，每卷标点完，一般都经过两次的校阅（标点及

校阅者姓名列在各卷之末)。本书付排时，承古籍出版社校阅的同志提出一些意见，又加以修改，同时校阅小组中的聂崇岐同志校看了全书的校样，又作了若干修正。虽然我们努力使它没有错误，可是限于能力，又因为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广泛地参考书籍，标点及校勘的错误一定还很不少，希望读者们多提意见，以便再版时更正。

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

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

有宋天台胡身之先生，身丁末造，避兵山谷，前为资治通鉴撰著之作既毁，乃复购他本，二字见自序，说详下。以成今日流传之注本。按胡氏，宋史无传。宋宝祐四年登科录，胡三省为五甲一百二十一名进士，与文、谢、陆三公同榜。事略见袁桷清容集师友渊源录，有云：释通鉴三十年，兵难，稿三失。乙酉岁，留袁氏塾，日钞定注，己丑寇作，以书藏窖中得免。定注今在家。全祖望鮎埼亭集有胡梅硯藏书窖记云：南湖袁学士桥即清容故居，东轩有石窖，即梅硯藏书之所。清容又有祭胡氏文，专举注通鉴一事，称为司马氏功臣。而全氏记中又疑胡氏本深宁王氏高第弟子，当时师弟同居南湖，深宁方作通鉴答问及地理通释，何以胡氏未将此书与深宁商榷，谓其故不可晓。钰考深宁遗文，惟赤城书堂记有“前进士胡君三省为之录”一语。宋元学案列胡氏于深宁门人，亦仅收通鉴注与史炤释文辩误两序。所著竹素园集一百卷，卢文弨宋史艺文志补、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皆载其目。江东十鉴、四城赋，全记已云不可得见，是则胡氏著述散佚者久矣。归安陆心源宋史翼，采台州府志，列胡氏于遗献传，无他事迹可考；有竹叶稿一百卷，当系竹素园集之误。惟胡氏所谓他本之外，就注文考之，有云蜀本者，有云杭本者，有云传写本者，后贤之为通鉴学者，大都为胡注匡益，于正文则鲜致力也。吾乡顾硯萑先生序张敦仁通鉴识误有云：兴文署本非兴文署刊，考详海宁王国维观堂集林，下均沿用通称。非出梅硯亲刊。欲纠其误，必资于兴文本之上。今两宋大

字、中字、小字附释文、未附释文诸刊，即零卷残帙，犹艰数觐，目为难之又难。盖旧槧之难得而异文之待校，前人固有欲为之而无从措手者。钰自宣统辛亥以后，侨寄津郊，以校书遣日。丙辰冬日，江安傅君沅叔用巨金得宋槧通鉴百衲本，约钰同用鄱阳胡氏翻刻兴文署本校读，并约各校各书，校毕互勘，以免脱漏，阅今已一星终矣。比以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中有宋刻一种，出百衲本之外，逐字比勘，可供佐证。又以明孔天胤刊无注本源出宋槧，先后从沅叔借校，亦多佳处。始知张敦仁识误及常熟张瑛校勘记，功未及半；辜校二百九十四卷中，脱、误、衍、倒四者盖在万字以上；内脱文五千二百馀字，关系史事为尤大。初拟汇集众说，统加考定，头白汗青，逡巡缩手。阮文达序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譬其但能详记同异，未敢抉择是非，皆为才力所限，若为钰也言之。顾以桑海馀生，得见老辈所未见，业已耗日力于此，亦安忍弃而置之！爰手写校记七千数百条，编为三十卷，备列所见，不厌其详，以便覆按。读涑水书者，或有取焉。

戊辰岁寒，长洲章钰式之甫记。

校各宋本：

宋槧百衲本七种 此书已由傅氏影印行世，各本大概具详傅氏后记，兹更撮录其要，并以钰所见者杂识之。

第一种，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字体方整浑厚，避讳至“构”字止，“慎”字间有刊去痕迹。第二百四十一卷、二百四十九卷之末，均有“左文林郎知绍兴府嵊县丞臣季祐之校正”字样。此种，记刊板始末虽佚，涵芬楼印十一行本载有绍兴二年馀姚县重刊时衔名，祐之名列校刊监视中，“左文

林”作“右脩职”，“季”作“桂”。是为绍兴二年浙东茶盐公使库刊于余姚之确证。涵芬本非绍兴本，说详下。各卷有“宋本”椭圆朱文，“焦氏家藏”大方朱文，“顾从德”联珠白朱文，“项子昌氏”朱文，“毛氏九畴珍玩”白文，“季振宜”长方朱文，“汪士钟印”白文，“艺芸主人”朱文各印。存卷数：一至八内卷一、卷二各缺一叶。三十七至四十五内卷四十五缺一叶。九十五至一百一十一内卷一百零六缺一叶。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七 一百三十六至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九至一百七十六 一百八十至二百二十 二百二十二至二百三十 二百三十六至二百三十七 二百四十一至二百九十三 计一百七十六卷。——校记省称“十二行本”。

第二种，半叶十五行，行二十五字，点画匀整，字形略长，避讳至“慎”字、“敦”字止，当是光宗朝刊本，有“东吴沈天用记”长方朱文印，季、汪两家藏印同上。存卷数：十一至十六内卷十五、卷十六各缺一叶。二十三至二十七 计十一卷。——校记省称“甲十五行本”。凡行数同者以甲、乙别之。

第三种，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四字，字体古劲疏秀，似江南图书馆之景祐本唐书，“敦”字不避，当是光宗以前刻本，有“宋本”椭圆及季、汪两家藏印同上。存卷数：十九至二十二内卷二十、卷二十二各缺一叶。三十至三十三 计八卷。——校记省称“十四行本”。

第四种，半叶十六行，行二十七字，间有二十八九字，不及他刻之工，避讳不谨严。有沈天用及季、汪两家藏印同上。存卷数：三十五至三十六 四十六至五十二 六十九至七十五 一百十九至一百二十一 二百二十一 计二十卷。——校记省称“甲十六行本”。